

山中何所有？

文：付晓东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 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这是南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隐居后，应答齐高帝萧道成诏书之问“山中何所有？”而写成的一首诗。首句即为诏问的题目，颇有“隐逸山中，有何意义？”的否定性的意味。山中能有什么呢？对于名利场中的人来说，清淡飘渺的白云实在是不值什么。陶弘景说，可惜我不能让你了解个中的情趣，就像山中平平淡淡的白云无法持赠一般。“不堪”即是无法拿出，甚至是不好意思拿出来，它根本就不是可以追寻之物，而是虚无之境。我们一生都在追求“有形”和“意义”，谁又能体会到超尘世外、闲远高旷的无形境界呢？追求大道的空灵散淡的虚无之境，超然物外的可居，幽深广大的可游，逍遥于山水之间的一个又一个的默然沉潜与激动瞬间，又如何能说清楚呢？这个问题即是问在山中作画的每位参展艺术家，也是问每个来观看展览的人。

中国的山岳审美，从六朝时期开始，就发生了从自然景观到山中修道和佛教山林化的转折。神仙洞府体系和山中寺观的兴起，使“山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场所，在原风景的基础上出现了神仙修炼和避世隐士。山岳祭祀、文化名山和土地信仰，都是建立在自然的名山本体神明化的基础之上。首先是五岳，其次是道场，葛洪指出“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唐代早期的司马承祯编著的《天地宫府图》是最早洞天福地体系的记载，其中江南山岳被赋予了重要的神圣性，山林的隔离性和隐密性，也使自然的地理空间更进一步的转化成神圣的信仰空间。

寺观碑铭、传记、辞赋、山志，多种类型的山林书写，出现了自然之美和文化遗迹两种不同的景观类型。文化地理的积累也是不断扩张的知识机制的生产，是一种认知体系下创造出的丰富灿烂的人工产物，同时也成为了信仰理念、社会分层，资源分配和政治权利的特殊文化异次元空间的重组形式。

本次展览邀请了林海钟和他的学生们的山水作品，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们的作品，经过多年在名山大川之间的游历和创作，不但体现了对山岳文化传统不同角度的切入与思考，也试图呈现林海钟的与众不同的教学体系对山水传统世界观的反思和发扬。山水不仅仅是消极的退隐之地，更是原子化的个体之人向天地敞开，天人交感的一种形式，整合科学与人文，感性与理性，文与野，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理解人和自然作为整体的一个路径。